



七彩云南儿童文学精品书系

QICAI YUNNAN ERTONG WENXUE JINGPIN SHUX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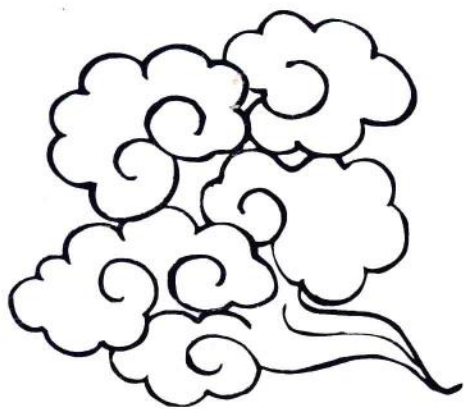
戴勋章的八公

白山

著

主 编 ◆ 高洪波 王泉根 吴然
执行主编 ◆ 冉隆中

打造中国地域儿童文学第一品牌
共建未来一代精神成长七彩高地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

戴勋章的八公

白山
著

主 编 ◆ 高洪波 王泉根 吴然
执行主编 ◆ 冉隆中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戴勋章的八公 / 白山著. -- 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2. 12
(七彩云南儿童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414-5261-1

I. ①八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129号

戴勋章的八公 白山 著

Publishing 出版

Planning of publishing	出版策划	胡 平 段俐冰
Supervisor	监制	潘 燕 郑 波
Excutive planner	执行策划	张 磊 袁 雯 施 展
Editor	责任编辑	俐 冰
Designer	装帧设计	周 鑫 唐 剑 杨 薇
The cover illustration	封面插画	陈香国
Text illustration	内文插画	胡 波
Proofreader	责任校对	余 祁

Issue 发行

Publishing	出版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Address	地址	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Telephone	电话	0871—64186270 64109465
E-mail		raining800@163.com

Print 印刷

Responsible for printing	责任印制	郁梅红 廖颖坤
Platemaking	制版	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Printing	印刷	昆明锦润印刷有限公司
Book size	开本	720 × 1010 1/16
Word number	字数	150千
Printed sheet	印张	11.5
Rev	版次	2013年6月第1版
Impression	印次	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		978-7-5414-5261-1
Price	定价	20.00元

(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承印厂调换 电话: 0871-64109709)



文学给我们梦想和力量

我和云南有缘，云南是我文学的梦想之地。

1969年初春入云南，在宜良一个叫“大荒田”的地方当炮兵时，我只是北京一名幼稚的乍穿军装的中学生。在军营，在训练场，一有空我就阅读和写诗。十年军旅过后，1978年夏日，我带着自己的诗和文学梦告别彩云之南，成为《文艺报》一名青年编辑。

我有许多云南作家朋友。而作为同行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常常以他们出色的创作，不断地给我以惊喜。

他们深爱着云南。在他们笔下，云南这座天然

的生态博物馆，是那么生机勃勃，神秘神奇——大象、孔雀、金雕、野猴、老熊们，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连续剧；大树杜鹃和珍珠伞，凤尾竹和望天树，讲述它们之间的友谊和喜悦。这里还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，各民族可爱的孩子，唱着脆亮的歌，小小的活泼跑跳的身影，山花般装点着芬芳的土地。他们清澈明亮的眼睛，充满让人感动的梦想和期盼……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，云南儿童文学方阵独具特色而又魅力四射。多姿多彩的云南儿童文学，丰富了整个儿童文学的艺术长廊。

现在，晨光出版社集各方之力和智慧，遴选几代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，也遴选曾经在云南工作、生活并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的作品，出版“七彩云南”儿童文学精品书系。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出版工程，我为参与其中而兴奋！这套绚丽多彩丰盈饱满的书系，像高原的阳光，高原的云，像一缕缕山野的风和一条条喧闹的溪流，带来浓郁而清新的气息，让我在阅读中，重温了云南的“美丽、神奇、丰富”。我相信，孩子们也会喜欢这套书系，在开心阅读中，触摸文学之光的温暖和温柔。

孩子们，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宝库，文学给我们梦想和力量。对我们来说，需要的是阅读。是的，阅读。阅读让我们打开智慧之门，让我们看到远方的风景。阅读也是一种美丽的姿态，是快乐的人生享受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打开书本吧！书本上的文字和图画，喜欢你们看见它们，亲近它们，喜欢你们阅读的目光和声音。



2013年3月于北京

（本序作者高洪波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，《诗刊》主编）



神秘境地 美丽奇葩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每个童年都有自己的梦想。我的童年是在云南楚雄一个彝族山寨度过的。我童年的梦想是，多看几本有趣的书，多从书里了解一些诸如大地为什么会有红壤，彩虹为什么会有七色，飞机为什么会飞上蓝天，月亮离地面到底有多远……可在我童年时期，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还不是很丰富，那些启迪儿童心智、开阔儿童视野、丰富儿童想象、塑造儿童心灵的优美文学读本，就显得更少了。

好多年过去了。今天，我们的少年儿童，每个

人面前，都有丰盛的精神食粮——书籍、影视、网络，琳琅满目，应接不暇。少儿朋友们面临的困难，可能要学会如何选择，多中选优，挑选最适合自己需要的精神产品，以帮助自己健康成长。

在出现选择困难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地看到了“七彩云南”儿童文学精品书系，并乐意将这些美丽奇葩推荐给少儿朋友欣赏。不是说每一个少儿朋友都一定会喜欢阅读这套丛书，但是我相信多数小读者能够从这套书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和愉悦。为什么呢？

一是这些书会告诉小读者一个又一个精彩有趣的云南故事；

二是写这些书的大朋友们，不仅会给小朋友讲他们的人生经验故事，而且有好多童心童趣，还是从小朋友这里学来的呢。小朋友和大朋友通过故事，相互交流学习，一定会很有趣吧？

三是这些书会带你走进美丽、丰富、神奇的云南，去看看这里的色彩有多么艳丽，风景有多么迷人，动物有多么好玩，人物有多么传奇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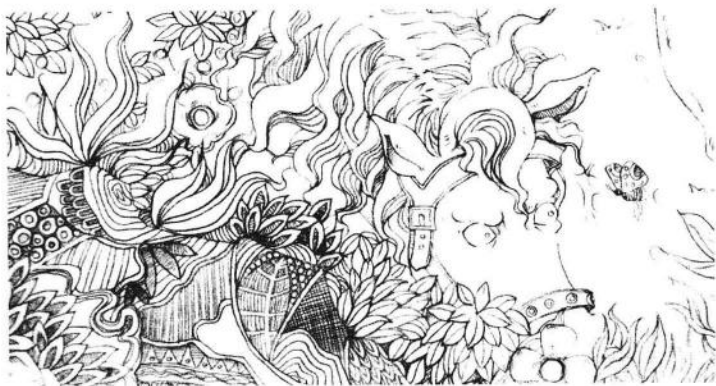
四是这些书会给少儿朋友打气，加油，鼓劲，会帮助你增加知识，获取快乐，辨识美丑，丰富想象，从而增强少儿朋友的信心，长大后和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一道，为建设美好家乡，美丽中国，一起努力！

少年智则中国智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“七彩云南”儿童文学出版工程精品书系是一套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好书。因为工作原因我先睹为快，也很乐意推荐给每位少儿朋友。



2013年3月于昆明

（本序作者赵金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

精彩提示

八公十六岁那年，本想娶个硝皮子人家的姑娘，却临时改弦易辙，投入到一场“家门口的洪流”中。为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封锁，云南各族人民风餐露宿、牺牲无数，仅用九个月时间，抢筑出一条跨越高山峡谷、可直达仰光出海口的汽车道——滇缅路。滇缅路于抗战中期成为中国唯一进出口通道，承运了大量国际援华军用物资，被世界誉为“中国抗战生命线”。在滇缅路抢筑工地，八公与他那位急于想出人头地的学友杨道德，两个性格迥异的边地少年，如龟兔赛跑，各显神通，演义出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……

目录

1. 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还想讨婆娘！ / 1
2. 难道我们也可以当精忠报国的岳大哥？ / 15
3. 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抢筑滇缅路去！ / 23
4. 嘿！这就叫修“救国路”？怎么与我想象的不同呢…… / 29
5. 呵呵，我喜欢修救国路，喜欢这些修路的人！ / 39
6. 书生报国无长物，唯有脸上嘴一张…… / 56
7. 八公心里有了“事”。 / 76
8. 在这条饥饿的路上…… / 95
9. 龙省主席他发怒了！ / 113
10. 洪水、泥石流，更还有瘴气……哦，这个雨季！ / 125
11. 谁是英雄？ / 134
12. 突然之间，大山它翻了脸！ / 151
13. 尾声：夕阳下，九十岁的八公再次来到滇缅路上…… / 160



戴勋章的八公

谨以此书，献给抢筑“中国抗战生命线”滇缅路的山地之子，献给我的滇西故土……

白 山

1.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还想讨婆娘！

民国二十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风寒得往人脸上扔刀子呢。奶呼着一团白呼呼的热气，把鼻梁儿一皱，对她的小叔子说：“老八，我琢磨着，等开春，就打点只轿子，把秀珍给接过家来算了！”奶说的“接”，就是娶。奶给她这个小叔子相中的对象，是城墙脚下硝皮子人家的姑娘，名叫秀珍，比我八公大一岁。

八公这一年也就十六岁，正迷着“砍泡”来着。砍泡就是打排球，在滇西边地重镇腾冲，这是一种由英国领事馆的高鼻子洋人流传开来的运动。八公和他最好的朋友杨道德，相约着城墙脚下一群精力过盛、横竖就想上房揭瓦、上山逮鸟的小幺，每天放学后就跑到城门外面，那一片老祖辈传下的跑马场上，拉一张用麻绳自编的网，“砍泡”，也就是打排球。

其实，八公他们真的不是在打排球，而是“砍泡”。他们那只



所谓的“排球”，不过是一只吹大吹圆又晒干了的牛尿泡。英国领事馆的高鼻子洋人，他们那才真是“打排球”。但他们唯一的一只排球，在某一天，被腾冲一只不懂规矩的三眼狗给咬破了……结果，他们再也不能打排球。本来，他们可以将排球拿到腾冲三宝街的“迤西皮鞋店”里去修。再不济，也可以拿到城墙脚下，给摆小摊修皮鞋补布鞋的张屁去修。

张屁年过花甲，他总是一边快乐地打屁，一边给人补鞋子，因而得了“张屁”这么个外号。

但这些高鼻子洋人，他们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点问题，他们决心将这只排球通过邮寄的方式，寄到遥远的英吉利，让一位同样是高鼻子的洋人去修。他们把这只突然干瘪下来的排球，像是装殓一个死人那样，严严实实地打了包。他们将那只“棺材”送到腾冲邮电局的时候，脸上就是一副出殡的表情。

按英人传下的规矩，打排球有甲乙双方，每方队友中得有托手和砍手各一名，其余就是“打蘸水”的，也就是搞一搞配合的。八公打小就一身蛮力气，自然是任了队中的主力砍手。杨道德一根黄豆芽似的，人精，精得跟个狐狸似的，自然任了队中的“灵魂”，也就是托手——这会儿叫“二传手”。

托手杨道德把这只牛尿泡“托”给砍手的时候，自然是有所保留的。他希望他这位好朋友——也是他在腾冲县中初二班的同班同学，也应该像他一样，有所保留。他用一种自以为优雅而又轻灵的姿态，十个手指这么一抖，将那只球状的尿泡“托”了起来。尿泡晃悠悠，轻柔地飞到高处去了。尿泡它以为，就这么晃悠悠，一场“货不真价不实”的排球赛，就这么着了。但八公似乎不是这么想的，八公他总是把事情想“真”了。事情不都应该是“真”的



么？可杨道德总是责怪八公，说他把事情想“真”了。

八公他这样一个十六岁的、一身小牯子牛力气的山地少年，一旦把事情想“真”了，事情也就变得简单起来。八公像一个战场上的勇士一般，面对这样一只忽忽悠悠，往高处去了的“泡”，猛地一蹿，高高跃起，一只黑黝黝的大手，“叭！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砍那只“排球”。

这只“泡”在牛肚子里藏了多少年，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吹和晒的制作过程，这才成为一只“泡”，来到了运动场上，升格为“运动器材”，它容易吗？哪想，就被八公这么轻易地“砍”炸了。

一场“货不真价不实”的，却颇有些滋味的“排球赛”，不得不“寿终正寝”。杨道德不高兴了，他像是一个不满意学子成绩的教师爷那样，无可奈何地背着手，摇着头，对八公说：“姜石头啊姜石头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我给你说过一百次、一千次，这不是一只真正的排球，你莫把它当真了！”

事到如此，八公也不好说什么。他总是挠挠头，一脸憨笑，道：“我赔你一个还不成么？又不是什么金包卵！”

集市上，常见八公向卖牛肉的讨要牛尿泡：“阿叔，你有牛尿泡吗？给我一个好不好？可不要太小气啊，小气讨人嫌！”

奶是个个头高挑的滇西边地丽人。随着年纪渐长，丰腴渐消，还不到四十岁，脸上便生出一种大鸟那样的表情。

奶想让她这位成天无所事事，尽玩牛尿泡、拍纸角子的小叔子尽早成婚，其实打的是一个如意算盘。奶知道，她的男人，也就是我的公——山外人称“爷爷”或是“祖父”——给他这位没有血缘



关系的弟弟，买了一小套房子。

奶想让老八他尽早成婚，其实是想把这个小叔子一脚踢出家门，然后，一家子好吃好在，过小日子。

公是腾冲邮电局一位高级职员。之所以说他“高级”，是因为在腾冲，只有他会修那只被腾冲人视为天物的电报机。

腾冲人对电话和电报这样的东西是非常敬仰的，他们与所有的边地人一样，敬仰那些与“洋人”沾了边的东西。山那边就是缅甸，也就是英人的殖民地，腾冲人眼里的“洋人”——英人，也就无比高大完美起来。当然，腾冲人，滇西人，哪怕将洋人看成是一枝花，也分得清里外，胳膊肘儿不会往外拐。比如当年，一个名叫马嘉理的英人，竟想在边地腾冲搞一搞阴谋，掠我主权，结果怎么着？生是把命丢在了腾冲，更闹出天大的外交麻烦……

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腾冲的赶马人就纷纷往腾冲搬回一些英人制造的洋玩艺，比如照相机，再比如摄影机，当然也有电报机……

与照相机、摄影机不同，电报机，那可不是在家玩的东西。腾冲唯一一台电报机，被供奉在邮电局的一间地下室里。

腾冲人敬仰一切与洋人有关的物事——把英国领事馆称为“领事馆衙门”，把邮电局称为“邮电局衙门”，把税务司称为“税务司衙门”，当然也敬仰像我公这样，能把洋人的机器拆了装、装了拆的人，他们将公称为“姜师爷”。

公在这种众星捧月的环境里生存，是很容易长成一种自视甚高的心性的。他领着一份优厚的薪水，过着一种优越的生活。

公是一个高高大大的边地男人，面目睿智而清秀。他通读诗书，却又偏爱物理。家中有一份闲钱，让他从十来岁起，就玩英人



的照相机。他从不曾进行过有关电报机修理的培训，然而有一种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天生就对机器感兴趣，能很快读懂每一种机器。

除此之外，公还喜欢穿最好的丝绸，玩最好的瓷器，骑最好的马——从大理买来的高头大马……

总而言之，公喜欢过一种滋润而又闲暇的生活，他养着这个家，却不管家，让奶管。奶是把公称作“甩手大掌柜”的。

一个像公这样的人，自然少了些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憧憬。腾冲人是习惯了到缅北或是省城看看走走，顺带着赚大钱的，公却从来不曾离开腾冲。

到了公三十六岁那一年，他突然“醒”了，终于想走出国门，到缅北最大城市密支那看一看、走一走。

民国时候，腾冲人是不称“密支那”的，只把它称作“密支乃”。像奶这样的腾冲女人，一个家的顶梁柱、管事婆，一提起这个天杀的“蜜汁奶”（这是奶给“密支乃”杜撰的名字），这就无名火冒起来。

奶很不高兴，她以为，公是想到“蜜汁奶”去看那些大奶泡、假屁股的女人。缅甸女人穿统裙，又叫“打笼基”，为了增添女性魅力，使用碎布加海绵，缝上个南瓜状的小垫子，将屁股墩那个地方垫高，人也就显得丰乳肥臀小蛮腰，无比的妖娆。

奶这一不高兴，就不理公，不帮他准备行囊和干粮，还砸砸攒攒。

公呵呵笑着，自己收拾收拾，骑上他那匹从大理买来的高头大马——一匹雪白的大马，与张大人家的马帮结伴而行，这就出门了。

公在“蜜汁奶”，是否与那些戴假屁股的女人晤面，闹出一些不



雅的故事，我没听到过这方面的传闻。但公此行却有一个“重大收获”，就是在回程的时候，在那条古驿道上，捡到了一个黑脸孩子。

无论从腾冲到“蜜汁奶”，还是从“蜜汁奶”到腾冲，都要经过那条古驿道和一大片原始森林。在许多地势险恶、太过冷僻的路段，常有强盗出没，杀人越货。每当马帮走到这样的路段，人马皆战战兢兢，缩着脖子，小心前行……

那一天，公与张大人家的马帮，就路过这样一个路段。

一支喧哗惯了的马帮，像是突然被上了封口令，公更是胆战心惊。可不呢？张大人家的驮马，不，应该说是所有腾冲的驮马，都又矮又小，像是一群缺衣少食的穷人。公骑在那匹雪白的大理马上，像是马群里的骆驼，摆明了就是强盗们抢先下手的目标。一阵阴风吹来，哗啦啦——公被他的想象击垮了。

公向马锅头（注：赶马人头领）许金贵提出，要换马。

公骑上那匹先前驮了赶马人炊事用具的小矮脚马，两只长腿搭拉在地面上，不一会就遇到了状况。就在离古驿道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，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声。

那哭声惊恐万状，把人的心都撕碎了。许金贵不敢像平时那样吹口哨，只一扬手，做了个“停！”的手势，这支共有六十匹高脚骡子矮脚马的马帮，这就停了下来。

过不了一会儿，许金贵就从那片林子里，牵回了一个大约六七岁模样的黑脸孩子。

许金贵把头一扭，看一眼那边的树林子，说：“……都杀了，血淌了一地……驮马被拉走了……”他甚至不敢骂强盗一句。

公躲在几个赶马人的身后，抖得个筛糠似的。

从这个孩子的面相和肤色上看，他不会腾冲这个地方的人。



他也许是永德——或是更远的贡山那方的异族人，只有那些地方的人，皮肤才这么黑，黑得像黑缎子似的。

孩子先说了一种让人听不懂的话，但他马上改口，对许金贵说：“我饿……”

他懂汉话，这就好多了，许金贵松了口气。

然而，许金贵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他该如何处置这个孩子呢？

许金贵本想收留这个孩子的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但这孩子像是一头小牯子牛，他有自己的主张。

只见他把脸上的眼泪抹了抹，一翻眼白，说：“我干吗要给你当儿子呢？”

许金贵一听这话说得，好不客气，这就有点儿不高兴，冷冷道：“哦，那你想给谁当儿子呢？”

孩子一对小黑眼睛滴溜溜儿转了一圈，像是伸出一对小爪子，抓住赶马人身后的那个高大俊美的男人。

“他！”孩子说。

公原本是想顺水推舟，把这孩子收作义子的。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，大儿子——也就是我爸——刚考进腾冲县中读书。

公想：添上这么个“儿子”，也不过是在饭桌上添双筷子……

哪想这念头刚一出笼，就被那黑脸孩子给粉碎了。

“我才不当你的儿子，你有本事生出我这样的儿子来吗？”

公一听乐了，他是个快乐的、有着强烈的“费尔泼赖”精神的人。

他逗孩子：“那你想当我的什么？我成全你就是了！”

孩子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要是想当，就当我的哥吧。我从来没有过‘哥’，新鲜着哪！”



公有五个弟弟，他们一个在税务司衙门当师爷，四个教私塾，都已经成家立业，有了妻室儿女。

按理这个黑孩子，应该是公的第七个弟弟，也就是我的七公，但这黑孩子不喜欢“七”这个数字。他说他不想气，他已经气够了，从此不想再“气”！

他说他要当老八——“当你的娃娃们的八叔，二日还要当你孙孙们的八公！”

他多有远见啊，才六岁，就知道公将会有那么多孙子和孙女，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

公不敢怠慢，问这个黑脸孩子：“想来你有名字？”

孩子说：“我叫石头。”

公故作谦恭：“贵姓？”

孩子像是被难住了，说：“有名就成，姓……要那劳什子做什么？”

公说：“那你想不想跟我姓姜？人总得有个姓。”

孩子也就想了一眨眼的工夫，道：“那就跟你姓姜吧，乱姓姓！”

八公的到来，最不高兴的就是我奶。

奶和天下大多数女人一样，护犊，却不喜欢这个突如其来的“弟弟”。奶袒护她所有的小叔子，哪怕他们已为人夫、为人父，还不时要念叨着的，更不让他们的内人说他们半个“不”字。可奶就是不待见这个刚捡来的黑孩子。

奶把这个从古驿道上捡来的黑脸孩子，视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奶说没见过这么黑这么壮的孩子，没个人样，倒像只山豹子，六岁